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天妃娘媽傳 第十五回 林二郎到山見妹

那林二郎歸自縣中到家。父母正在思憶，未知音信何如，忽見二郎從門外而來，喜而謂之曰：「吾兒赴命之事，諒可解乎？抑不可解乎？」二郎對曰：「國家邊事，危如累卵，州、鎮招訪，急似發機。彼可解者，皆其必不可用者也；可用者，則其必不可解者也。」父母聞言，心生一喜：「汝言可解者皆其必不可用者也，則汝固自無用，是在可解之條；汝言可用者則其必不可解者也，則汝未嘗可用，是必不在不可解之科，何幸如之！」二郎曰：「兒正自不能解。」父母又問之曰：「汝既不可用，又何為不能解，無乃彌縫疏與？無乃應對非與？」二郎對曰：「非關彌縫之力，亦非由應對之罪也。兒亦曾勤事托為關說，兒亦曾多財賄賂當權，兒亦曾陽激昂為雌黃辯，兒亦曾陰曲屈為長沙舌。我言諄諄，他聽藐藐，愈辯愈至，他意轉堅，有欲言而不用者，亦有欲用而不收者，不膠而堅，不漆而固者，惟兒一人矣！」父母曰：「何縣官仇汝之深哉！何吾家不幸之甚哉！吾生平勤修好施，德無微而不積，愆無細而不除，即不能遠代為孫子庇，乃何謂當吾身而見父子之重離也。」二郎曰：「詩云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縣官所以堅不可解者，彼謂吾門有女登仙，則法術之妙，乃吾家之世傳也。然則今日之事，豈非自貽伊戚乎，於人何尤焉！」父母曰：「吾二人自汝應召之後，心度汝必不行。傾聞言必行，反覆思之，不得其故。如汝之言，吾今知之。雖然，事到頭來，亦不自由，可以將事，只得就事。吾近聞遠邇傳言，汝妹時於涓洲顯聖。使彼果有靈，則必為正而不為邪。諒今日之事，成敗利鈍，人雖不能懸度，彼自了了分明。吾將僱一漁舡，汝可乘至此山，祝禱其前。彼素有護國庇民之意，冥冥之中，必然默相汝矣。」二郎應諾，即時命家童往海邊問其漁舡，有知涓洲水路者僱之。有一老漁，盛陳涓洲風景，且言：「其山有顯靈，諸凡南北往來之商漁，遇風濤波險之時，禱其山者，皆獲免焉。」長者聞言，對二郎曰：「是必汝妹氏之靈也，此行必贊汝矣！」二郎由是欣然登舟，徑向涓洲而去。但見舡稍離岸，微風徐徐而來，須臾即到江心。一片風帆，三日之程，不數時而近焉。舡將到山，漁人招二郎而指之曰：「此涓洲也。彼之巍巍者，其神廟也。二郎就於舡面遠視之，見廟前往來紛紛，或紅或綠，雜然間出，心中暗疑曰：「此孤島也，何其人馬之多也？」未幾，舡至山下，見一陣清風拂拂，香氣襲人。二郎登岸，步至宮前，見四顧無茂鬆修竹，晨昏少鶴唳猿啼，惟阻萬仞之高岩，觀千乘之玄水，冥然寂然，並無出入。只見廟外立一匹鐵馬，昂昂然有飛騰之象。轉入廟堂，見真人端坐於寶座之上，面目肌發，恍然如生。二郎焚香再拜而囑之曰：「時維大漢，國事多難。西番入寇，邊境為殘。惟猴為怪，惟敵為難。朝遭僇辱，將不生還。廣招方士，大創彼蠻。凡兄與之，名籍於官。有何法術，受命登壇。呼風喚雨，地覆天翻。汝靈不昧，為我指南。胡塵一掃，邊淨民安。威行外國，德播內邦。論功圖報，詔下金鑾。」囑罷，見一廟祝，站立於傍。二郎問曰：「此廟建於何年？此神來自何所？有何顯靈？有何聖跡？乃食民報賽之若是也。」廟祝曰：「景物原是天設，廟宇非自人為，所謂空中之樓閣。乃稱海上之蜃樓。神像從天而降，聖駕飛渡而來。當天地晦冥之時，有光風霽日之意。商漁賴之而得全者，所以屍祝於無已也。」二郎曰：「今天色已晚，吾有大事，特來禱求於此，汝可為我設帳於堂。」祝應諾而去，遂盛治齋供，二郎力辭之，是晚遂宿於堂。

未及二鼓，異香徹壁，靈光曜日，真人乃乘鶴軒，擁從神女登殿，與二郎施禮言曰：「重勞聖兄到此，禮當遠迎，奈陰陽之隔，一紙攸分，傾已差人，迎候道左，諒兄未必之知，彼香風拂馥，乃其時也。愚妹聞兄欲有事於西邊，此天乃所以啟吾兄成功立業之秋也。彼西番之怪，妖猴實為之，向者北天碧苑，與妖鱷而具逃。鱷潛東海，猴遁西番。鱷為害在於舟，猴為害在於國。夫鱷之惡，妹日已驅除之，東討西逐，南征北伐，四海無安身之地，是雖不得立取而殛之，其墜魂落魄，亦已多矣！獨猴顯附蠻夷，蠶食王國，吾欲誅之久矣。奈無機會之可投。今既有朝旨，兄當勉勉從事，不可告辭，所謂王事靡盬，不遑啟處，此其時也。」二郎曰：「去則去矣，但孟子有云：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。吾無援之之具，以此應召，是欲以手援天下乎？」真人曰：「此亦何難之有？區區丑虜，而欲與大國為仇，是所謂以卵投石者也，其勢必不勝矣。問之所以暫為屈辱者，實妖猴為扶。如兄之往，妹自有擒之術。」真人就於殿上，堆沙於地，分八門，乃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各門，內各堆小堆。先指一門而謂之曰：「此生門也，從此門入者必吉。」後又指一門而謂之曰：「此死門也，從此門入者必凶。」仍教以經咒，指以訣法，且囑之曰：「此術不用多兵，大軍可去各路埋伏，此處只可存兵八百，每門只以一百守之。倘賊到之時，即便開門容入之。又倘其入自四凶門，則自能變沙石草木皆兵，從他插翅，亦難飛逃。彼猴本東方之木精，其所不利者惟火，妹有火旗一面，風扇一把，兄明日可帶往軍中，但見有大猴小猴彌天而來之時，至於近前，即將旗一招，以扇扇之，則順風發火，彼之皮毛，無不糜爛矣！此一戰而成功，乃全勝之策上也。」二郎曰：「此法妙妙，第妹亦須往，不然恐兄臨時忘之，則誤大事矣。」真人曰：「兄一意直前，妹自然隨行。」二郎欣然曰：「吾有聖妹，何愁西番哉！」

議論未幾，不覺天已五鼓。真人乃謂二郎曰：「今時已寅矣，陰陽之氣分矣，妹不能久為兄侍，兄可取妹爐前一撮香，囊而帶之，無論在軍在途，以此扣而呼之，妹則輒在。」語畢，乃顧二郎曰：「門前有馬一匹，兄即日可騎而去。」真人即命駕鶴軒而去。天色漸明，二郎正起，廟祝已奉湯沐浴畢，二郎即於殿前拜辭，欣然而別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妖術原來無正，神法自然有真。二門攸判隔淵星，覺迷都由分徑。
南海朝來神妹，涓洲授於聖兄。此行西鄙顯威靈，始信得傳上乘。